

## 拂手萬里荷香——在紐約「下一波」藝術節看「雲門」

蘇煒

紐約「下一波」藝術節（Next Wave），被公認為世界三大藝術節之一，其他兩個為法國亞維農與英國愛丁堡藝術節，每年十、十一、十二月連舉行三個月。「下一波」是以「前衛」、「異質」為旨趣著稱的。但對於啖盡百味、挑剔刁鑽的紐約觀眾而言，雲門的「九歌」還是「異質」得太超乎想像了。以致，那些沒有因為屈原的「楚辭」而先入為主的西方觀眾與舞評家們，會從中讀解出如許多遠在華裔觀眾意會之外的豐廣涵義來：「紐約時報」讀出了「一個民族的史詩」讀出了「從臺灣的動盪突圍而出的新鮮視界（Out of the Turmoil of Taiwan, A Fresh Vision）」。「村聲」雜誌則讀出了「對於後現代世界的警語」，坐在筆者前面的「村聲」記者一邊看著演出，手上同時疾書不停，一邊卻忍不住驚嘆連連。筆者在中場休息時還被一位白人老觀眾攀住了衣袖，問：「這是佛教的故事麼？怎麼我覺得這像是「聖經」裡創世紀的故事？又像是印第安人的故事？」我說：「大概因為，那是所有人類都可以共同分享的故事吧！」當終場的紗幕徐徐降下，蓮池荷風之畔綿延直上天際的燭光燈海把全場的氣氛燃向了沸點，最忘情地歡呼、怪叫、舞手踉蹌而令得演員謝幕欲罷不能的，恰恰是佔了全場觀眾七成以上的洋觀眾。他們不獨是因為看懂了、觸動了、頓悟了什麼而緊緊擁抱了「九歌」，我覺得，自己身在其中而時覺無奈淒然的那一段歷史文化，此時也被一片溫手撫觸，隨即，便被擁進那個同樣曾經冰冷隔膜的世界的懷抱之中了。

筆者以往曾有過一種偏見：中國文化實在太老舊了，當代中國藝術實在難有原創性的上乘表現。即如音樂舞蹈，你在美國生活，幾乎每一兩年街頭的流行與劇院的花式就要來一次脫胎換骨，從材料到語彙到節奏幾乎都是聞所未聞的。回頭看看中國（包括港、台、尤其是大陸）的藝術，前朝曲唱了又唱，老面孔去了又來，難得出一點好東西總像是一滴蜜糖化進一缸泔水裡，每每令人滿心期待而來，倒盡胃口而去。唯獨「雲門」是一個例外，一個很少會讓你失望的「品牌」。每一次，你準都可以從發現一些新東西，驚喜於一些新的原創表現。

看過不知多少遍的雲門，在錄影帶裡，廣場裡、劇院裡，每一次，我發覺自己都很難只作一個完全置事外的「純粹觀眾」，雲門總要不期然地把你心底裡的某個角落、某根筋兒弦兒悄悄撥動、照亮，那怕是多麼強調唯美的、無言無題的僅僅只是形體的律動。

從一九七三年創團伊始，便始終是站在臺灣社會世紀之變的潮起潮落「之內」——不是用「主義」抗爭，而是用「作品」發言。從早期的「薪傳」、「白蛇傳」、「廖添丁」到近期的「輓歌」、「我的鄉愁，我的歌」、「稻香」、「緘默之島」等等。但這並不影響「之內」對於雲門的同樣曠世超群的造就。「不管是多麼辛苦，雲門是靠著社會的資源成長的，跟社會一起經過很多事情，成為兩、三代人的財產，我們只是被托管。……如果你的根是從生活而來，它跟別人講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。」林懷民如是說（見「世界周刊」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）。參與的、介入的姿勢，正是雲門舞者留在兩三代人記憶中的獨特的藝術姿勢，同時超越了炮火連天的「主義之爭」而植下藝術的深根。

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七日

原載於《中國時報人間副刊》